策海論史　丁卷

金谿　張應雷　輯
文魁門生歸安陳允升點
書林　徐天佐　梓

論史

左傳釋經之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發傳之例。曰正例。變例。非例也。為例之精。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也。此左氏之義例。而荀悅之徒祖之。遷固諸史為例有四。從實之例。不拘其人。變法之例。不拘其迹。省文之例。不恤其簡。存鈌之例。不恤其詳。此遷固之義例。而陳壽之徒祖之。綱目有始終興廢沿革災祥之正例。有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大書之例也。或追言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陳其事。或備載其言。分註之例也。而續通鑑者祖之。昔劉知幾作史通。以論前史之得失。言作史有三長。才也。學也。

識也。評作史有三等。張善貶惡。不避彊禦。若董狐南
史。上也。編次勤成。欝為不刊。若丘萌子長。次也。高才
博學。名重一時。若戎夫倚相。又次也。吾謂朱子之史。
其兼三長。而超乎三等之上者與。

漢史

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作史記百三十篇。
論六國之勢。畫車旗積粟之差。而各當其實。辨而不
華也。敘貨殖之資。及籍藁紿黨之數。而各飾以文質

而不俚也。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綿五十萬言。其文直也。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其事核也。伯夷賢人。紀之首傳。晏嬰善交。傾為執鞭。不虛美也。書陳平之盜嫂受金。發張湯之文深意忌。不隱惡也。故揚雄稱之也。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故班固譏之也。

班固刪史遷之書。成父彪之業。作漢書百卷。鄙公孫

之詭行。東方之詭言。不激詭也。稱寬饒之抗言。梅福之抗節。不抑抗也。載相如臨邛奔亡之事以戒淫靡。載張禹後堂聲色之樂以箴垂僻。贍而不穢也。賈誼萬言。皆切世事。董生三篇。皆明經術。詳而有体也。故范曄稱之也。然論國体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務詞章而畧事實。故傳元識之也。

以遷固之表言之。遷之諸侯王表。合同姓異姓王者

而一之。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分為二。過矣。遷之功臣表。分高祖景惠建元侯者而三之。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合為二。過矣。遷之王子侯者表。断自建元。見是時始行分封也。固乃起於高祖。遷之将相名臣表。不載列職。見是時将相權重也。固乃混於列職。皆過矣。

以遷固之志言之。遷書平准以識征利。書封禪以識求仙。固則易平准曰食貨。而以均輸之術。比泉府之

法。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之薦。及迭毀之議。何
也。遷書天官以儆時君。書河渠以昭水利。固則更天
官曰天文。而不知星曜之布。無關於漢。更河渠曰溝
洫。而不知溝洫之制。非漢所治。何也。遷之律書。不言
律而言兵。曆書不言太初。而言古曆。有深意焉。固既
合律於曆矣。律曆之日至。異同於建星牽牛而不辨。
遷之禮書載禮論。而不取綿蕞之儀。樂書載樂論。而
不取房中之歌。固既合禮於樂矣。漢初之禮。莫大於

長樂禮儀而不詳。又何也。雖然史遷首黃帝。遺羲昊
而謂五帝三王之紀。黃鍾本八寸十分一。而謂七分
一。則其失也。班固王子侯表不書姓。而下卷書之。以
見大權之歸於王氏。食貨志言財利。而載張湯之法。
以見用刑之由於興利。則其得也。
以頴濵之古史言之。專以紀遷之失。如紀項羽。非春
秋書楚子之法。紀呂后。非春秋去姜氏之法。述儒林。
不取游夏文學。傳循吏。不取冉季政事。而其論夫子。

不過識會稽之骨。辨商羊之恠。道楛矢之異。測桓僖之災而已。頡濵紏之。遷之忠臣也。以知幾之史通言之多。以紏固之失。如以顏淵與管仲同科。叔向與伊傅並駕。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其論儒流。乃謂王道既微。儒家始出。各引一端。取合諸侯而已。知幾紏之。固之忠臣也。雖然古史未必盡能脫遷之心。觀其言聖人為善。如氷之必寒。火之必熱。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固非遷所及。而空疎無物之譏。亦不能免也。史通未必盡能服固之心。觀其三為史臣。再入東觀。上窮天道下。洽人倫。固有才有學。而疑古惑經之類。亦不足於識也。

范曄之東漢書。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筆勢縱放。奇變不窮。如兩都官制之詳。獨行逸民之傳。蓋云備矣。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置董宣於酷吏。升蔡琰於烈女。君子譏之。他如荀悦省前漢之繁為漢紀。

袁宏翦後漢之繼為編年體制近古辭約事詳然不遂左氏之富豔亦不若史記之盛行矣陳壽之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文中子稱其係大義削異端司馬公喜其序事尚簡而有法蓋云美美矣然帝曹以寇書老瞞以帝系懷覓米之怨不傳丁儀憶公髡之恨妄短諸葛君子譏之他如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蕭常作續漢書遵昭烈之正統抑魏吳之僭號然習氏之書已亡逸而蕭氏之史亦疎畧矣

唐史

舊唐史有吳兢之貞觀政要。柳芳之唐曆。韓愈之順宗實錄。而全書則劉煦成之。新唐史有劉希叟之律曆五行志。宋祁之列傳。梅堯臣之方鎮百官表。而紀志則歐陽成之。二書所紀。李光弼受封之時有先後。敬宗昭宗之子有多寡。陸德明徐有功之名字有異同。是可疑也。義甫敬宗之奸邪。與無忌同傳。宗元禹錫之阿附。與[illegible]同傳。劉蕡鯁直。槩之文苑。吳惠忠

[illegible]榮之外戚。[illegible][illegible]乎失大也。魏暮之相。志曰十一年。傳曰十五年。景洪之将。紀曰晏洪。傳曰景洪。縣公之號可疑。見於吳鎮之糾繆。死因之数可疑。見於温公之考異。新史之失小也。彼善於此。其新史乎。

通鑑

神宗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孝宗之讀通鑑曰。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噫温公之功大矣。首書晋大夫為諸侯。以明君臣辨。四皓為惠帝立

黨以明父子仲連射書遼城則畧之曹操分香賣履則譏之遂良必不諱劉洎韓休必不諱李明甫陸贄必不佚竇參真卿必不為賊草奏皆関於世教也取曹參之畫一賈山之論諫以譏時臣之變法而好同陋蘇秦之縱横嗇夫之辨給以譏小人之利口而亂國皆關於治道也或曰削離騷之賦是掩善也存姓武之讖是語怪也不知公之貽書祖禹謂詩賦止為文章皆直刪之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固有見也

況一書浩繁。非盡出於公之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平蔡録。述魏徵得之諫録。述李絳得之論事。宜其編次之難也。惜夫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屈平之不見取。楊雄之反見稱。不免後人之譏也。

綱目

朱子之綱目。書甲子以紀年。天道明矣。書正統以別國人道定矣。大書有二例。大綱舉矣。分註有四例。衆

目張矣書曹操之自立仍范曄之文也書帝耿之討賊本范曄之意也尊昭烈之正統習鑿齒之論也存中宗之紀年范祖禹之說也綱放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矣書衛鞅之禍取諸胡也書割地之和取諸蘇也述澠池之會龜山之論也述博浪之擊程子之辨也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論矣至於秦楚韓魏之僭王則別之吳楚之誅也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之五伯之黜也以衛號為侯君杞子之例也取留侯招

四皓。首止之嘉也。楊雄稱莽大夫。誅阿附也。陶潛稱晉徵士。表貞節也。書孟軻之去齊。厄吾道也。貶仁傑以繫周。嚴臣道也。漢史曰幸大學。而改幸曰視。尊師道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改尚曰適。正妻道也。是誠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諸史　晉　南北朝　五代

晉史始有十家之制。而成於唐之君臣。鶩隆鯨吞之語。溽暑淫蛙之詞。好採詭異而已。隋史分述於師古

穎達之徒。而成於志寧無忌。並引周齊蕭梁之事。備載王邵袁宏之官。惟録繆妄而已。

南朝諸史。沈休文裴子野有宋史宋畧。江文通宋子顯有齊志齊書。而梁陳二史。皆成於姚思廉父子。然裴氏述沈氏之家醜。沈氏載裴氏之世惡。多記災異。喜陳纖綿。何足道哉。

北朝諸史。魏收王邵有魏書齊書。德棻蘇綽有周史。[illegible]二史。又成於李延壽父子。然受爾朱榮之金。

則減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叙其世。比桑乾於姬漢。同建業於蠻夷。何足道哉。

歐陽五代史。取法春秋。家人傳。以昭正家之義。梁臣傳。唐臣傳。以昭無二之忠。死節傳。以昭節操。異行傳。以昭高尚。識者謂其功在班馬之間。然因居翰緩取之言。而遂有大忠之許。是求文以失其實也。詞減於舊。而事增於舊。是求簡以晦其事也。

陳桱續通鑑。取法綱目。尊先聖。則書孔宜之官。重道

統。則書周程之卒。建炎之大書。法中宗紹晉之特筆。祥興之紀年。見有宋天命之未絕。論者謂其功出李燾之上。然建隆分註。何同於五代之君也。虛中之死。何畧其謀金之節也。

章衡之編年載。自唐虞。迄於治平。出呂后則天之半號以示正。書后妃世子之廢立以示順。書大臣善惡以示任。書夷狄順逆以示倫。存災異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塋以正終始。亦有可取焉。十卷終

策海歷代君鑑十一卷

金谿　張應雷　輯
文魁門生歸安陳幼升　點
庠生　弟　應宿　校

唐虞三代

堯　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

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文 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
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
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
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
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
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言甫征伐於外。而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五霸

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末乃收其賢臣以從死。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喪師之戚。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五霸莫如桓文然晉文

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已嘗言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譏以其徒知欣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為覇齊之舉。而非有尊王伏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薨。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遽不復宗齊乎。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勝。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

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刼哉。

秦

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然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

須叟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

吾故曰拙於取楚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萬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
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兵聚之咸
陽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
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

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任俠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于戰國。合縱連衡。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

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踈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孟郭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

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夫郭解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不容誅矣。觀其溫良汎愛。賑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末流殺身忘宗。非不幸也。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棋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棊曰。

漢高帝方黜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俟景以窮來歸。遠裂地而王之。其後景风有所須。輙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輙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

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都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繫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 閒舜棄 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怒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

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

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問文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帝好黄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繞好清净。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净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説不得。惟是自家好清净。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黄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已亦不説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縁黄老之術。凡事

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迫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得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先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景帝

五峯陳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脩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武帝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絶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

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户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盖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獲如其意。盖嘗疑神於蓬萊。蜕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

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方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盖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僊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僊者。亦可以已矣。

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

功可論。求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

宣帝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

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
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
嚴酷底便喚做伯。
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
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
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
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
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

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禧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

天下偕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術数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兩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七制之主何如

其在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有武有宣。其在東漢。自光武而下有明有章。其餘亡稱焉。河汾王通以七制斷之善矣。或曰就七制論之。若高帝之創業光武之

中興。萬世無容眾也。其畧有優劣乎。曰其大體無優劣也。若其節目。則如高帝明於知人。而料事不如光武。不免有平城之圍。光武熟於料事。而知人不如高帝。不免有龐萌之失。高帝盡功臣之才。而不全其身。光武全功臣之身。而不盡其才。高帝才不及諸將。而氣以蓋之。光武才過於諸將。而氣以柔之。特其一二節之差殊耳。若夫高帝不知尊太公。而溺愛戚姬。欲易太子。光武廢東海王。而黜郭后。其於三王。脩身齊

家之道皆不能無歎焉或曰高帝之後有文宣光武之後有明章是四君者其寬嚴之相反適相似也其亦有優劣乎曰文帝有王者規模故欲用賈誼又命諸儒刺經作王制終成富庶之風宣帝有雜霸規模故族霍光殺趙蓋韓楊實啓刑名之慘二者固不同矣若明帝聰明過察而施剛於燮友之世不免鍾離意之譏章帝寬大長者而施柔於弗友之人愈滋竇憲之橫其失於剛柔正直則一耳或又曰以宣帝而

視文帝。固有優劣矣。而武亦合德於宣者也。比而言之可乎。曰武帝所為。去秦皇不遠。末年有悔過之心。宣帝所為。去周宣不遠。末年多兆禍之事。宣帝葢不爾。不特優於武帝而已也。或又曰明章之互有得失。固矣。若先漢之有文景。亦猶後漢明章之相繼也。參景以論章可乎。曰文帝之後有景帝。寬仁必衰。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必衰。自始觀之。若有爾殊。然景過於薄。卒以來吳楚之兵。章過於厚。不能戢外戚之暴。

其為害漢。則一而已。反覆兩漢之世。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興也。母后擅權。宦戚用事。如七制以下者。兩漢之所以亡也。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欵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

人之道。則有未盡也。盖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横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盖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

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太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萬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潜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明帝

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漢元帝優柔不斷漢遂衰唐宣宗聰明彊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賢下士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用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

目隱發為明。傷於辨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徧覆包含為德者也。觀顯宗為君。有矜巳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未甞不為顯宗根也。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章帝

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慈祥長者短處亦相乘竇憲奪公主田園不能正其罪竇后譖廢太子不免陷其說此皆優游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傳郁張紆擾動羌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

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盖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孟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

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
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
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
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
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
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
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
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

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已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荆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

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吴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

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

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其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

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荆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

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知。物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晋

武帝

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

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絹斷。詔以青麻代之。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躭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后。輒為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于斯。

元帝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

亦其勢然也。天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啞起豐沛之餘。無尺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雖水

之圍滎陽之脫瀕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之計。傾心推奉。其於中興之功一也。旣而西京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争决議遂止。二也。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衆士。盡收江左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輟憂。周顗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淚。三也。是賢士競附。百姓歸心。荆揚晏安。户口殷實江

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小小哉。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

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
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
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
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
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
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
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卻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議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此。必無

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天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脩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斷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謟諛薄宇文士及

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謟之士。不可厠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録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

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

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

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

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

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

曰此二人與張説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𣇈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

臣之難去也。籍此令知其人。曰。其人忠。其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别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盖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内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

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

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

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鑑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繼位。分明是簒。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

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齊事。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於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

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畱之。聖意不允。一日趙普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畱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畱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

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正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太宗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
司之權重。雖宰臣侍從節飾。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
藩鎮之禍由於此。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迭相除
罷。不致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嘗使邪得
以勝正。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冦
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為他日之賢相田錫
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
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授之。重循吏之選。嚴

贓吏之誅。貢舉則罷世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敕牒者。愛民。則禁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以慈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太祖　皇后崩群臣不為成服。其於人倫之道未為無慊焉。

真宗

真宗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異說。
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而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
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向微寇準勸帝親征。講和
澶淵。幾於亡國矣。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
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
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
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
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

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仁宗

仁宗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圃。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大辟疑者。皆令讞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

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燕私常服浣濯。帷帘衾裯。多用繒絁。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比使言高遷職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為盛美。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主員。以孫復

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勵儒臣足以開四書之端矣故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訓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攻皆從此起。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

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哲宗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柰何熙豐舊奸。屏去未盡。已而

諶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良善。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南宋

高宗

高宗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奸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孝宗

或問宋孝宗於内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孝宗少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

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郤恁地聰明

理宗

理宗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内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況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没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張朱義理之學亦賢矣哉

卷之五十一卷終

元波會云

理宗文臣也。在朝日

理宗

火餘綫來亦備施照明。

天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而不在記誦。一意古